

我在儲藏室裏埋頭翻找，聽到了瓊斯先生的叫聲，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？忙趕出去探看——高齡六十有四的瓊斯先生好像一下子年輕了三四十歲，他一把拉我到長沙發上，硬逼着我將以後整整六頁的中文部份口譯給他聽，與此同時他雙手直搓，情緒熱烈，口中不斷的在喃喃自語：「奇迹奇迹！」、「無法想像」、「不可思議」，「真有人能活到二百五十歲！」我很喫力的爲他逐譯到中外雜誌的第三十三頁，（附帶向王成聖先生和「中外雜誌」致敬，「中外」的每一篇文章，但凡民國以前的年份一律註明公元幾年，那不僅充份說明「中外」有泱泱大雜誌之風，而且所載文字實具史料價值。否則便連三十三頁上兩段我也一時無法譯出），正在這時候，白髮矍矍的瓊斯夫人，因爲久等老伴兒借工具未回，趕着來探問了。瓊斯先生馬上大嚷大叫的告訴她——他的「驚人發現」，瓊斯夫人聽說真有活了二百五十歲的人，其既驚且喜，甚至手舞足蹈，興奮熱烈之狀，斷乎不在目覩（電視機螢光幕上）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之下。幸虧瓊斯先生很體諒我，他一字不遺甚至附以形容的，向他老妻轉述我所口譯的那一大段文章，剛好講到我方才譯過的地方，此公精細之至，他一指「至於李青雲所談及的延年益壽之術」那一句，央懇我再逐譯下去。

問題在於，再譯下去可就太困難了，什麼「寵辱不驚——肝火自寧，動靜以誠——心火自定……」簡直譯得我費盡唇舌，冒出了滿頭大汗，偏偏這又是瓊斯夫婦所最亟於獲知的「長生不老

之術」。對於他們來說，其重大的價值，與乎新鮮的程度，不啻哥倫布發現新大陸。但是我却越譯越覺得詞不達意，苦思那些「貪嗔癡愛，惹非難惹」的英文說法，鬧得頭暈腦脹，也不知抓斷了多少濡汗的頭髮。時近黃昏，終於讓瓊斯夫人看出了我的窘態，一再催促她的老伴，此刻不如歸去，等我先看過全文一遍，明天下午，再來洗耳恭聽這能讓他們也活到二百五十歲的無上秘訣。

瓊斯夫婦向我再三道謝，約好了明天下午三時再見，兩老夫婦出門的時候，精神抖擻，步履輕快，彷彿他們已經獲得長生不老的訣竅，而且也得了能再活一兩百年的保證。這和他們過去的暮氣沉沉，神情鬱悒，拿社會福利金一心等死的消沉之態迥不相同，簡直就判若二人。我承認那天我很累，同時也爲明天下午的再度面臨考驗感到焦急。但是，我也爲能够給兩位老人帶來如許的希望和快樂，而私心引爲欣慰。

敝寓和瓊斯比鄰而居，因爲他們兩老夫婦長日賦閑，無所事事，孤單寂寞之至。而寒舍則一仍保持中國人的優良傳統，敦睦鄰里，克己待客。這使瓊斯夫婦和我一家特別的親近，瓊斯先生坦白率直，但却失之於固執，單純，常常會先入爲主的觀念所左右。記得在寒舍新遷來此間不久，我們剛剛結識，瓊斯先生恰好看了幾位拿過中共紅包的洋記者所寫的匪區報導，他和我談起臺灣，就曾令我啼笑皆非的這麼說：

「臺灣沒有大陸好。」

因爲他有一大把年紀，我不能動氣，祇好仍

然保持笑容問：

「何以故？」

他理直氣壯的回答：

「大陸上纏足之風早已絕迹了，而臺灣還有小脚女人，這是一種野蠻的風俗。」

我說：「這的確是事實」，不過，我馬上就反問：

「你知道纏足之風是在什麼時候盛行的嗎？」

他懂，他說：「那是南唐以來，中國處於封建專制時代，所遺留下來男權中心社會的野蠻、不人道的風習。」

「那麼，」我又緊接着問：「你是否聽說，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禁止纏足的呢？」

他搖了搖頭。

「中華民國元年一月，公元一九一二年，孫中山先生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，他立刻下令，全國各地嚴禁纏足。」

瓊斯先生欣然同意的說：

「我想應該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，因爲孫逸仙博士是一位改革者。」

我再請教他：

「從公元一九二一到現在，一共是多少年？」

瓊斯先生算了算，提出正確的答案：

「嗯，都五十八年了哩！」

「中國女子纏足，多半從三四歲的時候開始，」我爲他細算這一筆賬：「而民國元年起，中國政府禁止纏足了，這也就是說：如果中國還有纏足的女人，那麼，她們的年齡，最少也得在六

十歲以上。」

他也算了算，然後領首答道：

「不錯。」

「我們的結論就在這裏了，瓊斯先生，」我正告他道：「如果說今日大陸已經找不到一個纏足的女人，那也就是說，所有六十歲以上的女性，全部被中共用饑餓、勞動、迫害、磨折，種種惡毒的方式，驅上了死亡之路。因為，在中共的心目之中，六十歲以上的女人是沒有生產能力的消耗階級，她們的生存，就中共而言，是一種浪費，因而必須清除。相反的，在中華民國的統治地區，不但『老有所終，幼有所養』，而且，每一位老年人，都能以自己體力與興趣所近，從事他深心喜悅的工作，過他自己愛過的生活。臺灣有一百零三歲的老太太，含飴弄孫，樂享天倫，普遍受到社會和人羣的尊敬和愛護，當然臺灣會有纏足的女性。」

聽到這裏，瓊斯先生方始恍然大悟，也就從這一次交談以後，全盤改變了他對我國的認識和態度，同時我們也成爲十分親密和諧的鄰居。

瓊斯先生和我約好的「第二天下午」，是星期日，二點鐘，瓊斯夫婦先已到了。他們一進門就向我說明，說是還有「幾位」朋友，聽到李青雲的故事，興趣之濃厚，比他們賢伉儷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他徵求我的同意，可否也讓他們來我家聽「講」。當時我想，反正今天又得大費唇舌，已成定局，便多幾位老先生、老太太，似乎無妨，因此，不假思索的便答應他們了。

詎料，三點鐘一到，舍下竟然冠蓋雲集，門

庭若市，出現從所未有之盛況。許多見面不曾打過招呼的左鄰右舍，瓊斯夫婦的親戚朋友，親戚朋友的親戚朋友，一下子就來了三十餘位，把我家那間起居室，擠了個水洩不通，全無餘隙。椅子不夠，茶杯缺缺，連空氣調節器也失却了作用。拙荆和我，當時的尷尬與窘態，不難想像。所幸佳賓們一再聲明，他們只想看李青雲的照片，聽二百五十歲老人的故事，最重要的是：李青雲傳授給楊森將軍的「長生之道」。作爲不速之客已屬冒昧，我們設若爲招待不週而抱歉，他們將更增內心的不安。於是我們只好姑從衆議，請大家隨意落坐，聽我開「講」。

這一天，幸好我頭天晚上和翌日早晨，一連把王成聖先生的大作，多讀了幾遍，對於許多僻字，也曾一一查過字典，加以註明。講解起來，困難減少許多。同時我也覺得，李青雲所談的種種，不失和平中正，信而可徵，並沒有旁門左道，導人入火走魔的迷信和怪誕成份。拿這些道理介紹給洋人，由於他們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可能會發生比對中國人尤爲重大的作用。最低限度，對他們是有益無害的，他們果能身體力行，持之有恒，未必不能活上二百五十歲。

費了兩個鐘頭，將王先生這篇大作全部講解完畢，洋人聽後，極表滿意。他們之中有人錄了音，有人記筆記，一副鄭重其事的姿態，使我深信，李青雲可能已在美國大有傳人。

由於這兩度開講李青雲，使我結識了不少美國朋友，他們口耳相傳，令更多的美國人對於中華民國的人、事與物，興趣大增，而樂爲談資。

本來嘛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，距今將及二十五年，人類渡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太平盛世，繁榮歲月。科學昌明，一日千里，到筆者撰此文時，人類已經兩度登月了，現實生活是如此的美好，未來前途更是無限的壯麗，誰不想多活些年，誰不想成爲李青雲第二？我那些美國朋友之對李青雲故事的一窩蜂熱潮，其實是人同此心，恬不足怪的。

李青雲的故事，在我一家的小圈子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，和中華少年棒球隊之風靡全美國，當然大小有別，不可同日而語。祇是，這兩件事使我聯帶想起，正因爲我們英明偉大的總統蔣先生，實行九年義務教育，使千萬學童，免於惡補，德智體三育獲得平衡發展。不兩年，便有中華少年棒球隊的揚威海外，稱霸世界。同時，也由於總統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乃有許多優良而純正的刊物，應運而起，如同在海外大受歡迎的中外雜誌，登了這一篇文章，居然也能在國民外交方面，起了相當的作用。一大一小，一今一昔，都說明了蔣總統每一次睿智的決策，無不具有廣遠而深長的影響。
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於紐約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的寂寞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，請將貴子女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佰陸拾元，（折合美金訂費肆元）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。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